

文學月報

號四第

文學月報

The Literary Monthly

十月
號

Vol. 1

No. 4

三作三家三論

黃人影編

郭沫若論

七角

賀玉波編

郁達夫論

七角

侯元廷編

魯迅論

印刷中

黃人影編

茅盾論

七角

區夢覺編

王獨清論

四角五分

黃人影編

創造社論

五角五分

賀玉波著

現代中國作家論 二卷

六角五分

黃人影編

當代中國女作家論

印刷中

◀ 上海光華書局發行 ▶

文學月報 第一卷 第四期 目次

插畫

珂勒惠支夫人木刻：「失業」「開食」「用功」
麥根萊爾木刻：「作工」

偉大的高爾基

(綺影譯)

吉爾波丁(二一)

論高爾基

(寒琪譯)

羅曼蘭羅(六九)

〔戲〕

母親(前奏曲)

田漢(一)

〔劇〕

五奎橋

洪深(五九)

△詩 三首▽

小兄弟的歌

楊騷(二九)

工廠的叫聲

風斯(五五)

漢奸的供狀

芸生(八五)

高爾基年譜

沈端先(九七)

連環圖畫辯護

魯迅(三)

創作

通訊員

東平(一三)

和尚大隊長

張天翼(三七)

月台上

耶靈(七三)

碼頭上

沙汀(九一)

光

(適夷譯)

羅拉克翰(一〇九)

文藝

情報

高爾基創作四十年紀念慶祝會——藝術勞動者大會——「文學遺稿」哥德專號——高爾基華校得諾貝爾獎金——德國警察禁止「母親」上演——中國詩歌研究會成立

通訊

關於「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陳衡哲 丁玲(二七)

母親

(前奏曲)

——爲紀念高爾基創作四十年紀念作——

田漢



父親——米哈爾·維拉索夫，鎖鏈工人，年五十多

母親——伯拉蓋耶·尼洛娜·維拉索華。

兒子——伯惠爾·維拉索夫。

鐵匠老爾斯諾夫。

女商人老爾斯諾華，鐵匠的寡婦。

旅行者。

羅平。

維拉索夫一家所住的平房。

母親——伯拉蓋耶·尼洛娜·維拉索華，她是一個長大而稍稍有點駝背的老婦人。因爲長期在過度的勞作和丈夫的暴力下生活，所以她無論什麼時候總是側面行動，就像怕人家來打她似的。她的廣闊的蛋形的臉上刻上了無數皺紋，而且好像帶點浮腫，她的眼睛

和這種工人區域的女人一樣，含着一種陰暗不安和多少的哀愁。在她的右眉上你可看見一塊很深的傷痕，這自然是她丈夫的賜與，因着這種賜與，她的眉毛不免有點弓上，看看就像右耳的位置有些偏向左邊。還有足以使這辛苦備嘗的柔弱的女人與你以更深刻印象的是她那濃暗的頭髮裏邊已經生了白髮。——她正匆匆忙忙地借着窗外送進來的夕陽光在靠右邊的廚櫃上豫備她丈夫和兒子回來吃的夜飯。

聽得那從平原的一端送來悠然的晚鐘的聲音時，這老婦人又急忙停住烹調的手，走到聖像座前跪下，很虔敬地做她的晚禱。這，用她自己的話，「我這樣苦痛而柔弱的人是不能沒有上帝的。」

但隨着這鐘聲，就是突然自遠而近的罵聲聲與呼救聲，「看你住那裏逃？」「媽的，看你住那裏逃！」「救命啊！」「天哪，救命啊！」——那叫喊「救命」的中年女人疾風似的從門外逃進來，趕快把門關了。但門外的人用鐵鎚把門敲的東東的響。她回頭跑近母親，拉着她的手說：「尼洛娜太太快救命！我丈夫要打死我。」

母親（迎着她）老爾斯諾華老板娘，不要怕。躲到我的屋子裏去。（指着她的臥室）

老板娘照着她的話躲進臥室內去了。但門外敲得更急。

母親（護住門。）老爾斯諾夫老板，對不住，請你別敲門，快要爛了。

鐵匠（在外面）管不着，沙皇的門我也要敲的。誰叫你把門門着。

母親 因為怕你在我們家裏動蠻啊。

鐵匠（在外）不會的。我敢在你家裏動蠻嗎？我不怕你丈夫同我難過嗎？

母親 好，那你就進來罷。（開門）

鐵匠（肩着鉄鎚闖然入室，匆匆用眼睛四處搜索）我的老婆呢？我的老婆呢？

母親（指室內）老板娘躲在我的屋子裏面。

鐵匠 叫她出來我要打死她！

母親（一面攔住他，一面說）老板娘不是滿好的嗎？多麼能幫你做事，幹嗎要打死她呢？

鐵匠 因為——因為她不讓我喝酒。

母親 真是你們男人少喝點酒我們就好得多了。

鐵匠 男人不喝酒還成！（他的目光忽然接觸了燈孔上的酒瓶，丟下鐵鏈，趕忙狼狽似的換去，取了瓶子一看）啊呀，上上等的「瓦土卡」，好極了，（伸着那酒精中毒的指頭就要去開。）

母親（嚇得發抖，急止住他）不成，老爾斯諾夫老板，不成！這是我丈夫最歡喜的酒，他自己都沒捨得吃，特意藏在那裏的。

鐵匠 管不着，好酒藏起來不吃，有這樣的傻瓜！（他用牙齒咬開瓶塞就向自己口裏倒去。）

母親（搓着手）我丈夫回來了怎麼辦？我丈夫回來了怎麼辦？

鐵匠（吃驚，停着口）什麼，你丈夫回來了？

母親（知道他怕她丈夫）是啊，你瞧，（指窗外）他從那面回來了。

鐵匠（跟着望，醉眼中髣髴有人）啊呀，真的嗎？（急忙再喝一口，把瓶子放下，嘴一抹，尼恭地說）尼洛娜太太，多謝你的好酒。（匆匆把老婆和鐵鏈都丟了不管，從門口逃出去了。）

母親（送到門口望着顛倒倒地他去遠了。）咳，都是

這麼些沒有辦法的人！（下來拾起酒瓶看看裏面還有些剩餘，忙慎重地把木塞塞好，依舊藏在壁洞裏。口裏叫）老板娘！老爾斯諾華老板娘！出來啊！

老板娘（從門縫裏張着）他呢？那死鬼呢？

母親 他出去了，不要緊，你出來罷。

老板娘（畏縮地走出來）真走了嗎？（張了張窗外）尼洛娜太太，今天真對不起你，我們夫婦吵架讓你担驚受怕的。不過，你知道，真是沒有辦法，他那橫性一發了，什麼話也不聽的，什麼利害也不管的，舉起鐵鎚朝着我的腦袋就打。幸虧我躲過了，把椅子都給劈碎了。我怕真要鬧出事來，趕忙就往外面跑，他拿着鐵鎚跟着趕出來。我想我往那裏跑好呢？一來祇有你們家最近，二來我丈夫雖是兇惡也還有些懼怕你的丈夫的。所以纔逃到你家裏來了。尼洛娜太太，真是對不起，真是難為情，你一定笑我是一個不賢的女人罷。母親 那裏的話，誰不曉得你是一個頂能幹的人，頂能幫你丈夫的呢？並且我不也是和你一樣嗎，我雖是這樣辛辛苦苦地做工，這樣小心地伺候着我的丈夫，一天

到晚就管着怎樣好好地多多地給自己那條野獸吃飽，不使他生氣，希望他多少可憐我一點，不要打我。但是他時常還是打我，並且打起來那裏像是打自己的妻子，簡直就像是打自己的仇人。（她指着她右眉上的傷痕，）你瞧我這裏，這就是他下的毒手。

老板娘（恢復了元氣，她的愛講話的脾氣也跟着恢復了。）可不是嗎，西契夫太太也說過呢，我們「輩子是用膝頭走路的。」想起來一點不錯。做姑娘的時候每逢家裏人給氣我受，我總是想嫁了人就好了，就自由了。誰知道嫁人是這樣沒有趣味的事。這樣討厭的事。這年頭一個人過活已經夠困難，兩個人在一道過活——可更加要困難。更加要可怕了。你說是不是呢？母親 兩個人已經這樣困難，再添上一個兒子，他又和他的老子一式一樣也愛喝酒也愛吵架。時常老子拉住兒子亂打，兒子也扭住老子不放，你站在旁邊不知道是怎麼辦的好。

老板娘 是啊，我們真不知道是什麼命運，簡直就沒有一個不為難的時候。起先那個老傢伙也想要一個孩子，現在覺得沒有反而省事得多了。不過要都像你們家伯

惠爾那樣的兒子有一個也不壞，尼洛娜太太，還是你福氣哩。

母親（感着一種滿足）噯，什麼福氣。誰曉得他將來對我怎樣？

老板娘 伯惠爾將來對你一定好的。他是一個有良心的孩子。咯——（忽指窗外）瞧，他不是同着一個客人一面走一面地來了嗎？——啊，後面還跟着羅平那個老傢伙哩。

母親（順着望）果然不錯。他今天回得很早。平常一到了休息日總是和一些年輕的人鬧到很晚纔回。有時候甚至把衣服也撕破了，臉上也打傷了，……

老板娘 年輕的人們總是這樣的。……

伯惠爾（在外。很熱心地）這麼說，他們的工作時間比我們短得多了。好哩，錢也比我們多。（已經走到屋子裏了）我現在是青工，但是我從做重工起到現在，工作時間雖是和大人一樣，拿的錢比大人要少得多。旅行者（跟着走進來。）你們得鬥爭啊，他們的比較好的條件都是鬥爭得來的啊。

羅平（最後追來，站在台階上向母親和老板娘點頭了一

下什麼鬥爭，我看還是媽媽虎虎過去了罷。從前我們這裏也有人領頭說要鬥爭要鬥爭的，結果給老板派警察捉去了幾個爲首的，開除了好一些工人，直到現在沒有人敢談起那個字了。我們現在的生活雖然是很困苦，很單調，但是祇要能這樣平平安安地下去也就可以忍受了。上帝可以替我做證人的，心裏是這樣想的，在我們這一帶地方決不止我一個。我們都好像給同一種力量壓慣了，把這個當作我們命該如此，也不想改，恐怕一改變牠，反而要給人家壓得更厲害，（眼望着母親和老板娘）兩位太太，你們說對不對？

母親 對啊。（安排椅子）你們請坐啊。

旅行者 （很恭敬地對她默禮坐下了。）謝謝。

老板娘 （很愛說話地）羅平先生的話一點不錯。就拿我丈夫說罷，他把他的好處壞處都守得牢牢的，一點不肯改變，我今天祇勸他少喝點酒他追到這裏來打我了。羅平是嗎？那真是不好。我回頭一定去勸勸他，我是不喜歡男人們老打他的太太的。

母親 但是連這個也好像成了我們的不能改變的命運了。

我現在望的不是丈夫不打我，是丈夫可憐我少打我幾下。

旅行者 你們這裏工人階級的男女關係還是這樣的嗎？那比起西歐和美國來真落後得多了。

伯惠爾 （取着壁上掛的手風琴對旅行者）你要懂得我們的生活頂好讓我唱一個歌你聽。

旅行者 好極了。

伯惠爾 （自拉自唱地）

「生活好比一條渾濁的污泥河，

向着不知什麼的地方又平又慢地流着；

機器吸乾了我們的筋肉，

煤烟塗黑了我們的嘴臉，

火酒燒焦了我們的心窩。

酒後引起鬱結在心裏的恨，

找不出洩恨的地方無奈何，

每一天都看見父親打他們的兒子，

丈夫毆他們的老婆。

要不然就抱起寡姐兒跳個舞吧，

或是提起手風琴唱個甜心兒歌：

「人生五十年，一般都是這樣的過，

我的情哥哥，你為什麼不快活，

我的情哥哥，你為什麼不快活？」

旅行者（很吃驚）好得很，這是誰教你唱的？

伯惠爾 也是一個在這裏做工的教我唱的。我也不大曉得

做得好不好，祇曉得他說我們這裏的生活有點對。羅

平伯伯，你說對嗎？

羅平（點頭）完全對的。從我們做小孩子時候起到四十

幾歲的現在完全是這麼個樣子，在我看生活與其說像

一條渾濁的河，還不如乾脆地說像工廠前面那一堆

沼地，一年到頭除了那上面偶然的一些小變化之外就

幾乎一動也不動。

旅行者 是的（對伯惠爾）這教你唱這個歌的現在還在這

裏嗎？

伯惠爾 還在這裏。

旅行者 你能帶我去見他一見嗎？

伯惠爾 可以的。他住得離這裏不遠。

旅行者 那麼我們就去，在路上我還可以告訴你一些西歐

和美國的工人生活。

伯惠爾 好得很，我頂愛聽這一些。

旅行者（與母親等默禮而出，伯惠爾隨出。）啊，這裏

算是這條小街的盡頭了。怎麼走呢？

伯惠爾 我告訴你。（替他引路去了。）

母親（向羅平）這位先生是那裏來的？

羅平 他是一個在西歐和美國做過工的，最近從美國回來

，想要曉得國內的工人生活狀況，似乎獨自一個人跑

了不少的地方，他到這裏來，在酒店裏對喝酒的工人

們談起外國的事，你們家的伯惠爾聽了頂高興，帶起

他到處看了一看，後來又拖，我陪着他去了幾個地方

纔到這裏來的。

母親 這位先生很像懂得許多事，真是一個人要像他那樣

見多識廣是多麼幸福啊。

羅平 見多識廣有什麼用？我見了他們反而害怕。他們很

想教我們，但是時常到把我們害得更苦。

老板娘 我想沒有的事。我們現在需要這樣的人，因為你

看我們誰都苦到沒有辦法了，我們需要懂得事情的

人。告訴我們怎麼辦。

母親（忽有所憶）對啊，羅平先生，你陪我們老板娘回

家去一趟罷。囑咐老爾斯諾夫老板陪他好好地看顧老板娘，不要打她，她是一個能幹的婦人，不知道替他做過多少事……

羅平 我曉得了。老板娘的能幹還待說嗎？我要大大地說

老爾斯諾夫老板一頓。他打她真是沒有道理。好，老板娘，我們去罷。不要怕，有我。

老板娘（向母親）好，我同羅平老伯伯去了，尼洛娜太太，今天真是謝謝你，改天再來和你細談罷。

母親（一面送她）好說了，改天一定請來我們這兒。我不送你了。凡事總是忍耐的好，人不知道你上帝總是知道你的。

老板娘 謝謝你，尼洛娜太太，我不忘記你的好處。

她和羅平徐徐由台階走到門口，握別了「母親」，剛要下去。

忽然一條狗從上面跳下來，把母親嚇了一跳，急喚着「傑琪，傑琪，你主人回來了嗎？」狗在母親前繞了個圈又跳出去了。

外面有人在怒罵：「那一個賊骨頭從我家裏跑出來，拿了什麼東西！不是西契阿夫嗎？」賊聽得羅平忙說

：「不是不是，我是羅平。米爾哈，怎麼啦，你又喝醉了嗎？連老朋友都不認識了。」祇聽得那人站在門口說：「啊呀，對不起，羅平老朋友，我當是西契阿夫那個老東西哩。就是西契阿夫那個老賊我也不討厭他，他能偷我們一點什麼？老板那傢伙纔是個老賊哩。並且西契阿夫還是我們喝酒的盟友，羅平你不要走，陪我再喝幾杯去。」羅平說：「有事，不能奉陪。」那人就像老鷹捉小雞似的伸手一下就把羅平抓住了。羅平祇好說：「我來，我來。」便隨着那人下來了。

那人——米爾哈。羅拉索夫，是伯惠爾的父親，他是一個毛髮很濃而神色陰鬱的男子。在很濃的眉毛下面，一雙很小的眼睛含着一種詭譎而似乎不懷好意的微笑，當他發怒的時候那小而銳的眼睛就像鋼錐般的刺人，和他的眼光碰着的人都要感到一種不能敵對的野獸一般的力量。他在工廠裏是一個技術最好的鎖鑰工人，但因他對於廠主的態度非常粗暴，所以得的工錢非常的少。但他同時是這條街上氣力最大的人。他每逢休息的日子總要尋事打人，所以街上的人都有些怕

他，嫌惡他，看見他來了多風紛紛的逃走。因此和他

過得比較接近的除了妻子以外，第一是他用自己的飯

碗喂的一條長大的狗，第二是被廠裏開除了的老年做

賊的酒鬼達尼洛維索夫西契阿夫，還有這市鎮上幾個

時常得着他一點幫助的小乞丐。羅平他也是比較不討

厭的一個人，因為他是這條街上比較最富於閱歷的人

，他當過三年兵，走遍各地，老婆也曾討過兩次——

現在是一個已經死了，一個已經丟了。此外他還到過

高加索，見過獨靈特爾教徒。所以維拉索夫多少有點

尊敬他。

父親（指桌旁一張椅子與羅平）羅平，你坐。（旋即敲

着桌子罵母親）喂，弄東西來吃呀，酒。酒。

母親（戰戰兢兢地急忙預備）是啊，是。就來了。

羅平 不必吃了，剛纔在這裏坐過好久的。

父親 什麼，你在我家裏坐過很久嗎？

羅平 同你兒子伯惠爾來的。

父親 爲什麼又要走呢？

羅平 你太太要我陪鐵匠店老板娘回去。

父親，（拍了羅平一下）哈哈，羅平，鐵匠店裏老板娘要

你陪她回去？

羅平 爲什麼不？老爾斯諾夫把他的老婆追到你府上來了

，你太太把他嚇住他纔走了。現在要我把老板娘送回

去，好好地勸勸鐵匠。

父親 怎麼，老爾斯諾夫這條伙把老婆趕到我們家裏來打

？這個狗雜種不曉得我的利害嗎？（對他妻子）喂，

怎麼開的？讓人家到我們家來打老婆！

母親（很畏怯地）事情是這樣的。鐵匠用鐵鏈打老板娘

老板娘怕鬧出事來，就讓我們家逃。鐵匠也趕來了

。我把老板娘藏起，對鐵匠說了一些好話他纔去了，

所以現在請羅平送老板娘回去啊。

父親 唔。他媽的，讓我再去對那狗鐵匠說兩句好話。（

要起身的樣子）

羅平（止之）米哈爾，得了。理他幹嗎呢？回頭我要去

的，大大地說他一頓好了。一個男人時常打老婆，真

是豈有此理。

父親（忽然怒目視羅平）你說什麼？男人不應該打老婆

？我們的老子這樣打我們的娘，我們是這樣打我們自

己的老婆，我們的兒子也會這樣去打他們的老婆的。

羅平你呢？你的前一個老婆不也是給你打死的嗎？近來不又給你丟了一個嗎？媽的，還有你說的呢。

羅平 我現在已經完全悔過來了。

父親 但是已經沒有老婆好打了。哈哈哈哈哈。（拍着羅平的背對母親）喂，酒呀，酒！怎麼啦，你這老賤骨頭，定要我絞你纔聽見嗎？

母親 （從牆上趕忙拿了幾個盤子來）。就來了，就來了

。（隨即又拿幾個大麵包來）。

羅平 真是又費什麼事呢？

父親 （將自己碟子裏的東西用刀子劃開一部份來餵狗）

「雅琪！」「雅琪！」

羅平 米哈爾，你好像很歡喜狗。

父親 （很陰鬱地）唔，我歡喜牠，當作朋友歡喜牠。你曉得的，我沒有朋友，人們都是怕我厭恨我，我心裏雖然曉得，可是改不過來，因我和人們好不來。——

這傢伙對我好，我養了牠好幾年了，我每天上工牠跟着我到廠門口，下工的時候牠又在廠門口等着我，（略一抱之）牠是我的朋友。

羅平 （點頭）米哈爾，我有點懂得你了。

父親 （他很得意地，因為他從不曾被人懂得過，）羅平老弟，你喝喝我們的好酒啊。（但無意地端起杯子，

又發見沒有酒，他焦燥了。把杯子也摔在地下，碟子也推在地下了。豎着眼一瞥不響地，望着他老婆。）

羅平 米哈爾，幹嗎呢？我並不要喝酒。

父親 （依舊望着他老婆）你——你到底是幹什麼的？（

指着壁上）把酒瓶給我拿來！

母親 （很響地從壁洞裏拿起酒瓶。）……

父親 （敲着桌子）拿來啊！

母親 （來給每人灑上一杯。擺在桌上。又把食器拾起重

新安置好。）……

父親 （先扯了一大塊麵包吃了。送一塊給羅平）羅平，

你也餓了吧。

羅平 對哪。酒雖不要喝，麵包到來擾你一塊，我跑了半天真有點餓了。

父親 （喝了一大口酒，不覺高興起來。背靠着牆壁，一手用粗大的指頭扶着酒杯 一手摸着兩頰和鼻下的鬍子，張開那很大的嘴巴，閉住了他那濃眉下的細眼，哼出一種使人憂鬱而不甚入腔調的歌聲來。——

俄羅斯是一條龍，睡倒在亞洲和歐洲。

我們是一條牛，替人家從年輕辛苦到白了頭。

廠主那個賤胚，他，羅平！他揩我們的油，揩——揩我們的油！

那狗傢伙他他祇給我幾個庫倍克一天，不夠喝酒。

媽的，他自己住起那樣高的樓，那樣高的樓，

狗傢伙滾起來試試看，我要像咬這麵包似的咬破他的頭……

羅平對嗎？哈哈哈哈哈！

羅平（大笑撫他的背）好得很，我們真是恨不得像咬這

麵包似的咬破他的頭，你什麼時候唱得這樣好啊？

父親 可不是真的嗎？我是想起什麼唱什麼。（他很高興

地拿起酒瓶。倒酒。可是酒早沒有了。他勃然望着他

的老婆 怎麼酒就沒有了？誰吃了我的？

母親 ……（躊躇，但決然地）剛纔給鐵匠喝掉了。

父親 唔。

羅平（想要迴避他）好了，我不要喝了。留給你自己多

喝一口罷。我要去鐵匠那裏去看看了。（他急起身，

和維拉索夫夫婦握別。）

父親（也不十分留他）見了鐵匠那個賤骨頭說我明天要

找他算帳。

羅平 祝你們晚安。老板娘不知多麼等着我呢。（他匆匆

拾級出門去了。）

父親（目送他出門，回過眼來看着手中空的酒瓶，再看

看他的老婆）……

母親（很畏縮地來收拾桌上的杯盤）……

父親（突然把酒瓶在桌上一擡）你媽的！拿我的酒去請

別人家的男人，滾你媽的蛋！（揪住他老婆的頭髮一

推，）

母親（手中的東西給摔掉了，自己也跌在靠聖壇的地下

了。她就勢跪在聖母像前哭起來）啊，聖母瑪麗亞，

你——你——。

父親（更觸發了他的氣，）好，你去告訴你的聖母罷！

我對你不好，我對你不好！你去讓你的聖母救你罷！

（罵她，打她）

他們的兒子——伯惠爾不知什麼時候站在門口怒目地

望着。

母親（瞥見了她的兒子不覺叫了一聲）伯惠爾！

父親（回頭見了大怒）哼，你這賤骨頭什麼時候悶的？

站在那裏幹嗎？要來幫幫你的娘嗎？來！滾過來！

抓住他的手一拉！

伯惠爾（給從台階上一直拉到屋子中間幾乎跌下。）爸

爸！

父親（餘氣未息，再加酒勸兒）誰是你的爸爸！（再要

去抓他的頭髮想要拖走）

母親（從地下拉住父親的腳）米哈爾！看着我吧。

父親 好！這是你的兒子。（用腳踢開他老婆，更使勁抓

他的頭髮）

伯惠爾（隨手拾起鐵匠丟下的那根重的鐵鏈，決然地說

）不許動手！

父親（好像忽然給陰影遮蔽着白淨樹似的更激怒地蹣着

他那瘦長的兒子）媽的，你說什麼？

伯惠爾 再不放手，你就提防挨打，——從此以後我可不

聽你了！（說着他擺開他的父親，舞起鐵鏈，望着他

。他那堅決而大的眼睛中好像凝聚着十四年來所受於

他父親的一切毆打屈辱的報仇之火，不，就像代表着

這工人區域一切兒童們自幼所受於他們父兄們的一切

宗法的壓迫反抗的激情。）

母親（趕忙起來拉住她兒子的手）伯惠爾，你瘋了嗎？

父親（給他兒子這突然的態度驚呆了，一會兒，他重重地

吐了一口氣）唔，好利害，你這個畜生！

伯惠爾（仍目不轉睛地怒視着他父親）……

父親（轉眼望他的老婆，用手攆她過來）喂，你過來，

——你過來！

母親（怕他打，不肯）……

父親（激怒）你媽的！聽見沒有？叫你過來啊。誰吃了

你嗎？

母親（一邊望兒子，一邊縮瑟地走過來。）米哈爾！

父親（命令地）伸出手來！

母親（不知何意伸出左手）……

父親（氣）右手！

母親（伸出右手）米哈爾，你要幹嗎呢？

父親（伸手指之）我和你拉手。我很對不起你。你從此

以後。不要。再。向。我。要。錢。（指着他兒子）伯惠爾可以養活你

了。

母親（驚哭）米哈爾，真的嗎？

父親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母親 那麼你的錢都拿去幹什麼呢？——都拿去買酒喝嗎？

？

父親 這不用你管，賤骨頭！我會去弄個好的女人的。哈哈哈哈哈！

他要着把袋子裏的幾個僅有的庫貝克，哼着那不入腔的調子拾級出門去了。

母親 （追到門口）米哈爾！

伯惠爾 （目視他父親出門去了，放下鐵鏈，坐在桌上像

他父親所做慣的一樣捏着拳頭在桌上敲着）跑了一天

肚子餓扁了，拿飯來！

母親 （走近他的身邊想要擁抱他）伯夏！

伯惠爾 （不顧，把他母親一推，暴躁地叫着）媽媽，快些！

母親 （按住他的抵抗，用悲傷而充滿愛情的聲音說）伯夏，親愛的孩子！現在我要靠你了，你也像你爸爸一樣的對待我嗎？你覺得你媽媽受的苦楚還不夠嗎！

伯惠爾 （不覺感動地抱着他母親半白的頭）媽媽！（他們母子抱得緊緊的。）

幕

一九三二，十一，七。